



□ 荣荣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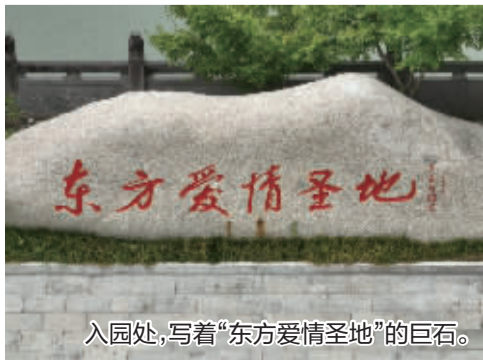
梁祝文化园大门。

我一直好奇,为什么梁祝最后的结局是双双化蝶,而不是化鸟啊,树啊?深入人心的不是那两句名诗“在天愿作比翼鸟,在地愿为连理枝”嘛。用自然界的树根纠缠和鸟类双栖来比喻爱情跨越生死的结合,似乎更合常情。后来有心去网上搜检了下,才得知,原来梁祝在早期的传说里,也有不同的版本,比如英台殉情后,两人双双化为鸳鸯,还有化为青红二鸟的,也来了个比翼双飞。在云南诺族等少数民族版本里,两人死后长出两棵扭在一起的香蕉树,象征生死相依。也正因为有那么多版本,梁祝传说这个文化遗产,一直以来都有不同的地方在争抢。

但最后还是化蝶占了主导,广为流传。而拥有国内唯一的梁山伯庙和梁山伯墓的宁波,也成为梁祝传说的核心发源地之一。

其实情侣殉情化蝶这样的浪漫,最早是出现在战国时期的韩凭夫妇故事里,而非梁祝。早期梁祝故事,也只提到合葬、坟裂、投墓。梁祝化蝶结局,直到南宋,才首见于文字记载,学界也普遍认为该情节,是后世受韩凭故事影响而演变的。

但我喜欢梁祝传说有这样的衍生。蝴蝶这个意象,有多重含义,首先是破茧成蝶,代表着美丽与新生,还有庄周梦蝶里物我两忘的自在,更有在空中翩翩起舞不受约束的自由。而梁祝传说里最后的双双化蝶,代表着世俗爱情的另一种胜利,那就是最终以一种非世俗的方式,成为一双轻盈、向上、自由自在、永恒的存在。



入园处,写着“东方爱情圣地”的巨石。

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,宁波西郊有一座不太起眼但香火很旺的庙,那就是梁山伯庙。“若要夫妻同到老,梁山伯庙到一到。”那时候宁波的年轻夫妻,几乎全是这句俗语的忠实践行者,逢年过节,他们会同去梁山伯庙敬柱香,拜一拜。记得有一辆公交车专门通到那里,编号238,238宁波话谐音就是梁山伯。现在,238路公交车仍行驶在那条道上。后来宁波出了位得过好几届国家民间文艺山花奖的民间文艺达人,在他的努力奔走和潜心挖掘并著书立说之下,梁祝文化园建起来了,梁祝传说也成了国家非遗,他也成为浙江省梁祝非遗传承人!他的大名就是周静书。现在,又有了新一代传承人邵紫丹,本是播音专业的,机缘巧合之下,与梁祝非遗结缘。前些天我与我家先生还应邀专门到她的非遗传承基地去看了看。见面的第一眼,我就看见了由内而外的那份恬静。她的非遗传承基地位于祝府,门前就是一大片美丽的荷花池,现正是叶肥花好的时节,景色迷人,周遭也安静。这种静仿佛与紫丹的恬静是同质同源又彼此融合交汇的。我们随意地聊了一会儿,她与我谈起她的老师,说起梁祝传说,说起她目前更多地在做着的梁祝文化的传播工作,一脸的自信与自豪。

然后我们继续在占地很广的梁祝文化园里闲逛着。在标志性的化蝶雕塑那里,我们还看到了大大小小的被养得肥肥胖胖的白鹅。此时我想到越剧十八相送戏段里,梁山伯因对祝英台屡次的提醒与暗示毫无反应,而被英台比喻成“呆头鹅”,我便与我家先生笑说:“这里有十二个大大小小的梁兄呢。”

说完,内心还是自由畅想了下:如果传说里的梁山伯,在与祝英台相别时,知道了英台的女儿身,他又会怎么做呢?故事又会如何进展呢?说不定他们最后还是没能在一起吧,又或是变成了一对蝴蝶。我记得当时在观剧时,看到那一刻,我内心替愚笨的梁兄着急。而那种着急,是对梁山伯与祝英台能够终成眷属的热切期盼。

梁祝文化园是国内首个以梁祝爱情故事为主题的4A级景区,里面有晋代梁山伯古墓遗址,有梁圣君庙,也就是“梁山伯庙”,还有很多围绕梁祝传说打造出来的实景,比如祝府、万松书院。每年春季还有梁祝庙会,夏季常有夜游灯光秀。梁祝文化园的负责人陈亿红告诉我们,景区相较于过去,一直在做突破性的尝试与改变,希望能逐渐吸引更多不同群体的游客来到梁祝文化园,比如梁祝景区内的大波浪水乐园的开放,将成为游客夏季冲浪消暑的一个绝佳去处。她说:“梁祝文化园要成为宁波一张靓丽的城市名片,对此我们努力着并充满信心!”

梁祝传说广为流传,也得益于多个艺术领域里的各种精彩呈现。记得周静书先生曾在一个梁祝非遗宣传视频里说:“宁波的梁祝故事,被鼓词、故事、歌谣、传奇、木鱼书、戏剧、曲艺、音乐等艺术形式吸纳,从而使梁祝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,成为中国最具辐射力的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,并形成了庞大独特的梁祝文化。”

我至今仍记得,上世纪90年代我接待一批国内文学名家,当他们从梁祝文化园转出来后,有一位大作家禁不住感慨:“宁波太厉害了!搞经济宁波太牛了!搞爱情又天下一绝!”说梁祝爱情天下一绝,应该不是夸大其词。在梁祝文化园入口处,就能看到一块横躺着

的巨石,上面书写有“东方爱情圣地”六个大字。这其中的“东方”,自然很有说法,它对应的是比梁祝传说迟上千年的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,梁祝传说一度被称作“东方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”。这种说法,有点“你老大我老二”的自谦,其实两部作品都有它的独特之处。两个故事都讲述了因家族或社会环境,相爱的人双双用生命去捍卫爱情自由。但两部作品的结局处理不同,罗密欧与朱丽叶是现实主义悲剧,梁祝是浪漫主义写法。而它们的风格也不同,西方热烈奔放,主动反抗,东方则含蓄隐忍,哀而不伤。

最重要的是,它们都是故事或传说,也就是虚构的。就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吧,两人确有其人,梁山伯曾在宁波鄞州出任过县令,祝英台是上虞的一位千金。编这个传说的人,真是独具匠心!起码,他让我们看到了古往今来绝大多数容易对现实屈服与妥协的人,用决绝的爱情来做看似消极、实则十分积极的抗争:绝望的爱情也可以拥有另一种模样,死亡是绝境的出路,亦是重生的希望!

在此引用米沃什的短诗《希望》作为小文的结尾:“希望会与你同在,当你相信/大地不是一个梦而是鲜活的生命/那些所闻,所见和所触不会说谎,/你曾在这里所看见的一切,如同/透过一扇门所看见的一座花园。”



梁圣君庙一角。